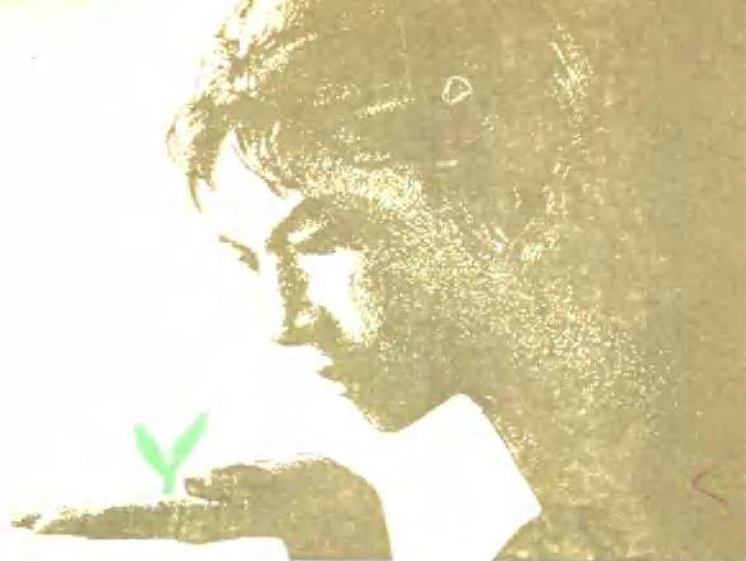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当代文学丛书

永远是春天

谌容

7.5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中篇小说，运用自述的手法，通过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，生动地塑造了韩腊梅这一永葆革命青春的老干部的典型形象；同时也剖析了种种社会的和家庭的矛盾冲突，揭示出某些发人深省的现象和问题。

永远是春天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字数10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1}{4}$

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150,000

书号 10019·3017 定价 0.35元

—

一个严冬的夜晚。

鹅毛般的大雪，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接接连连，无声无息地罩盖了群山。夜色中，百鸟山如同天工巧匠用象牙雕琢出来的，神奇秀美，洁白安详。

省委在百鸟山青石头大队召开的农村多种经营座谈会结束了。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李梦雨同志，显得非常轻松，坐在炉边和我聊天。

窗外天寒地冻，屋内温暖如春。房中间的炭火盆毕毕剥剥地炸响着。蓝绿色的火苗儿令人愉快地跳跃着。这是一间山里人喜爱的宽敞的窑洞。拱形的圆顶和四壁相连，满墙刷得雪白干净。大炕上铺着全豹皮褥子。这屋子的主人是青石头大队的支部书记，支书的爷爷是个采药老人。

“搞什么工作都不容易。就拿你们写小说的来说吧，几十万字连成句子就不简单；还要写景、写情、写出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写出深刻的思想内容，鼓舞群众推动历史前进，任务艰巨啊！”李梦雨微笑着说。他的身子稍稍倾向火炉，一双大手伸向燃得很旺的火苗上。炉火映红了他那满头的白发和本来发白的、有点浮肿的脸。

虽然是第一次到这个省，和李梦雨同志坐下来聊天也还是头一回，但他那爽直的谈吐，使人不觉拘束的风度，对人毫

不矫揉造作的热诚，让人得出一个结论：这是一位善于和干各种工作的同志接近的那一类领导干部。

“人家以为象我这样的人，一天到晚，不是开会作报告，就是找干部谈话，听汇报，大概是没有时间看小说，也不喜欢看小说的。其实不然，我还真是文学爱好者。我读过的小说还不少呢！当然罗，我喜欢看好小说。你不要笑，这是大实话嘛！好的小说能帮助人们加深对生活的认识。”

李梦雨同志的这一通议论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。我听人说过，李副书记抓农林水利是内行，对搞粮食有一套办法。在这次座谈会上，我也听过他的报告。他对于农村工作的拨乱反正有很精辟的见解，对于农林牧副全面发展，确实讲得明白透彻。然而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对文学创作也颇有研究。只听他又说道：

“一部好的小说，不能只满足于告诉读者一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；而应该努力告诉读者一些他还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者是他感觉到、但还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事情。这样的小说，才能从思想上打动人，给人以新的启发，读了以后使人久久难忘。”

我笑道：

“象您这样的领导干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从小说中得到启示呢？”

他笑了笑，说：

“你说得不对啊！不错，象我这样的人，经历的事情很多。我从一个放牛娃到参加革命，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。我打过游击，在部队带兵打过仗，当过区委书记、县委书记……直到现在你看见的，是省委的副书记。可是，

一个人职务高，并不见得对生活中的事情都能看得很透彻啊！”

他站了起来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炉火一会儿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，一会儿又把他的身影反映在屋顶上。我抬眼望去，只见李梦雨同志神情严峻，脸上的笑意已经全没有了。他站定了说：

“比如说，在林彪、‘四人帮’横行的那些日子里，‘民主派’、‘走资派’这些磨盘大的帽子，把老干部压得好惨。我们想不通，不理解，可是又不得不作检查，有时候还是诚心诚意地检查，一遍又一遍……”

李梦雨同志背转身去，站到了窗前。窗外，雪越下越大。望着飞舞的雪影，他好一阵没开口。从他的后背，我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。

屋子里异样的沉寂。

忽然，李梦雨同志回过身来，用很低的声音说道：

“我就认识这样一个女同志，她个人的生活很不幸。但，她很坚强。比起她来，我自愧不如。可是她，直到临终，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，没能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她那最后的忧虑的眼神，我永远也忘不了！”

李副书记的声音是那么沉重，他那悲怆的话语简直是血和泪溶成的。他站在那里，两手插在腰上，似乎在借助手和臂的力量，支撑住他那巨大的哀痛。他这神情使我震惊了。我禁不住轻声问道：

“这个女同志是谁？”

“她叫韩腊梅。”李梦雨同志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坐回到

炉边，又用低低的声音补充了一句：“她曾经是我的爱人。”

或许是写小说的人有一种敏感吧，我觉得李副书记和他说的这位曾经是他的爱人之间，一定有一段曲折的、不寻常的经历。我多么想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段经历啊！说老实话，我接触过不少领导同志，他们一般是很少讲自己的，更不用说讲他的家庭、爱人了。虽然我们常把他们视为“丰富的矿藏”，他们总是守口如瓶，觉得这都是些不足挂齿的琐事。今天晚上，难得李副书记自己打开瓶塞，我抱着极大的好奇心，向他提出要求：

“把这个女同志的事给我讲讲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李梦雨同志坐在炉前，两眼凝视着火光，一动不动。他眼神似乎是在忆及遥远的往事，是那样的忧伤和悲凉。他想起了什么呢？

于是，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。

二

那是一九四一年。

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们的祖国，蒋介石卖国政府假抗日、真反共，把半壁大好河山让给了日本侵略者。我们这个泉县也给鬼子占了。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抗战。泉县县委也组织了武工队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。

那年，我二十四岁，是武工队的教导员。当时，县委机关

转移在泉县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。这个村子叫小关屯，在百鸟山下。武工队也在这里。我们经常穿过敌人的封锁线，发动群众，组织民兵，协同作战，炸毁敌人的碉堡，破坏敌人的运输。

那年冬天，有一次，我带着几个同志执行任务回来，路过一个村子。忽然，就听一片喊声，一个姑娘朝我们奔来。数九寒天，她光着脚丫，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单衣服，一头长发披散开来。她象一头被人追赶的小鹿一样，不顾一切地拚命朝前跑。紧跟在她身后的是一群手拿棍棒，穿着长袍、短袄的打手。

我们几个人站住了。那姑娘跑得太急，收不住脚，一头撞在我身上。我一把拦住她，说：

“不要怕，有我们！”

她喘着粗气，抬头盯着我，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，有仇恨，有怒火，有恐怖，也有迟疑。她略微一愣神，立刻想挣脱我的手再跑。这时，那一群虎狼般的恶棍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。我一把将这姑娘拖到身后，挺身问那些凶神恶煞的人：

“大天白日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啊！八路军太爷！”

这是个拉锯地区，敌人去，我们也去。老百姓一般都认识我们。地主、狗腿子也知道我们。

“你们为什么打人？”我问道。

“买来的丫头，想打就要打！”

“不准打！”我吼了起来。

这时，只见一个穿长袍的瘦猴子样的男人，一手拿根棍子，走上前来，点头哈腰地说：

“八路长官，您管得太宽了。您走您的路，我抓我的人，谁也碍不着谁。咱们都在一个地面儿上……”

“住口！是中国的地面，八路军就要管，不准你们胡作非为！”

那家伙见我态度挺硬，咬了咬牙，猛地窜到我身后，举起棍子，就朝那姑娘头上打去。

我感到姑娘一双滚烫的手，抓住我后腰的皮带。

望着那张凶残的脸，我气极了，一伸手夺下那根棍子，使劲撅成了两半截。

“把人交出来！”那群人嚎叫起来。

我们几个人护着那遍体鳞伤的姑娘，冲开一条路。我举着枪回头喊道：

“她是我们的人了！你们要人，找武工队去！”

我们把她带到小关屯。同志们问她，才知道她叫韩腊梅，才十七岁，从小是个孤儿，被人贩子卖到这里，给财主家当使唤丫头。

腊梅到了武工队，开始不大说话。她总是跟在同志们身后，好象怕财主再把她抢回去。她的眼里时时流露出惊慌和胆怯的神色。她那少女活泼的天性在地主的皮鞭下夭折了。我们的女同志对她非常爱护，替她敷药治伤，拿自己的衣服给她穿。她整天跟她们在一起，我也不知她一天干些什么。

过了几天，忽然一个女同志慌慌忙忙跑来对我说：

“李教导员，你下个命令吧，叫她不准再洗了！”

“给谁下命令呀？”

“腊梅呀？她的手都裂成口子了。”

我听了没头没脑，就跟着到了女同志们的住处，只见几个人围着腊梅。她低着头坐在炕上，一声不响。见我进去，那些叽叽呱呱说话的人也不言语了。我走过去，命令说：

“把你的手伸出来！”

开始她不肯，也不抬头看我。我又说：

“把手伸出来！”

她挺不情愿地慢慢地把背着的双手伸了出来。哎呀，我一看哪，那一双手肿得很厚，血红血红的，手背上裂开着象刀割似的口子。只听旁边一个女同志沙哑着嗓子，小声咕哝说：

“她一天到晚给同志们洗衣服，这大冷天，河水刺骨的冷。晚上也不好好睡觉，给同志们做鞋。看，这是她做的！”

她们把一大包纳好的鞋底摊在了炕上。

我慢慢走到韩腊梅面前，轻轻托起她那双手，禁不住心中一酸，这才记起同志们不时对她的夸赞。她从小没有亲人，到了革命队伍里，她把同志们看得比亲人还亲。她努力地为同志们做着一切，她是在为革命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啊！我只说了一句：

“哪儿也不准去，在屋里关三天！”

转身出来，我的眼前老是浮现着这一双红肿的手！想着这个心地纯朴得象山上的泉水一样的好姑娘！

过了不到一个月，我听到了腊梅悦耳的歌声。那时我们是经常唱歌的。虽然生活十分艰苦，吃不上饭是经常的事，有时弄得吃不上盐，野菜、榆树叶和糠掺在一块儿，熬一锅糊糊，就管三天的肚皮，同志们总是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过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在树林子里的雪地上开晚会。有人喊道：

“腊梅，唱一个！”

只见她从人们的背后站起来了。啊，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。她穿上了同志们给她的军衣，腰上紧紧地束着皮带，打着绑腿，长头发剪短了，塞进帽子里。一个精精神神的女战士站在那里。篝火中，她的脸象火一样红。那眼神中没有了恐怖，而是充满着喜悦和一种羞怯。她拉了拉短短的衣服，唱起来了。

她唱的是这一带流行的山歌调。说老实话，我以前并不喜欢这种调子，总觉得它很平板，一个样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简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调子了。她的嗓子很宽，甚至有点嘶哑。她用歌声诉说着苦难的童年，歌声悲切，歌词凄楚，叫人忍不住落泪。她五岁时，父母都被财主害死了，她被卖了三次，才十七岁啊！从狼窝到虎口，这个年轻的姑娘，在人间吃过多少苦！她心中有着多少辛酸的往事？大概她认为人生就是一支苦歌吧！她唱着唱着，无比的悲痛化为满腔的仇恨。她歌声昂扬，在她那黑白分明、泪水晶莹的大眼睛，喷射出复仇的火焰。我望着含泪高唱的腊梅，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

四二年，腊梅已经是我们武工队很出色的战斗员了。她打枪打得准，非常勇敢。她经常被派到敌占区去摸敌情，每回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。她的机智和勇敢，得到同志们的好评。她原来一个字也不认识，凭着一股顽强的革命精神，在战斗的空隙中学文化、学政治，进步很快，不久就入了党。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。

这年夏天，鬼子中队长的翻译官唐文祥家要雇一个丫头，

县委为了掌握敌人的动向，决定派腊梅打入魔窟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。特别是对她这样一个刚刚得到自由的奴隶来说，离开温暖的革命队伍，重新给人去当丫头，尽管是当带有“特殊使命”的丫头，也是极为痛苦的事情。

我让她坐在我面前，传达了县委的决定。我想：她也许会拒绝、甚至会反抗。我问：

“你愿意去吗？”

“我去。”

“这是很困难的任务，也很危险。”

“老李，你不是说过，革命是要流血的吗？我是共产党员，只要是革命需要，什么样的任务，我都接受。”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

这种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惊人的平静深深感动着我，我又详细给她讲了她应该做的事，她必须注意的问题和联络的暗号。她安安静静地听着，象个久经考验的战士一样。最后，她才问：

“我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好。”

和我的预料完全相反，她简直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

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，她不断给我们送来鬼子和伪军活动的情报。根据这些情报，我们捕捉战机，打了好几个胜仗。每打完一仗，同志们都夸奖她的情报准确。同时，对她的处境也更为担心。敌人不是傻瓜，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，会

发现腊梅的。

这年秋后，县委决定干掉唐文祥，同时把腊梅撤出来。

唐文祥这家伙，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，也是个怕死鬼。他把“皇军”当作护身符，离了主子就不敢走路。要干掉他，一定要摸到他的老鼠窝里才行。我们派人跟腊梅取得了联系，商定在一个午夜动手。我们潜入城内，击掌为号，腊梅开门接应，引路锄奸。

可是，就在那天晚上，发生了意外的情况。

当我们等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顺利地干掉了哨兵，腊梅却没有出来开门接应。我们隐蔽在唐家院墙外面，发出联络信号，院子里没有反应。我们等了等，再次发出信号，院子里还是没有动静。

我知道出事了。腊梅办事精细，从来没有误过事。不是情况有变，她处境十分危急，决不会失约的。我踩着一个同志的肩头，爬上院墙，只见院里漆黑一团。我不敢往下跳，怕弄出声音来，惊动了敌人，只好两手紧扒着墙头，把身子坠下去，然后摸着砖缝，一步一步往下滑，最后轻轻地落在地上。

院子里很黑，我顺着墙摸着门，拉开门闩，把同志们放了进来。我们无声地迅速穿过前院，从一个侧门进了后院，只见北房里亮着灯，一幅可怕的图景展现在我面前。

腊梅被捆在屋中间的一根大柱子上。她怒目圆睁，鲜血从她头上滴下来。一个瘦男人举着鞭子站在她面前，那人一转脸，猴子样的嘴脸使我猛地记起来了。这正是追赶过腊梅的那个狗腿子。又见他弯腰曲背地对一个矮胖的人说：

“翻译官，没错，她是八路军的密探。武工队亲自从我手

里把她带走的。老天有眼，叫我遇见了她！”

象条肥猪一样的唐文祥，手里也拿着皮鞭。他显然已经筋疲力尽，正瘫在太师椅上喘气。他那狐狸精样的老婆，取下嘴上的烟头，恶狠狠地走近腊梅，阴阳怪气地嚎叫：

“死丫头，你不招！我烧死你！”

“呸！”腊梅朝她脸上唾了一口。

“你不招，我把你交给皇军！”唐文祥跳了起来，抓起电话机。

事不宜迟，我一脚踢开门，同志们冲了进去。

“不许动！”我把枪口对准唐文祥。

唐文祥正要掏枪，我们的一个同志已经把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。他“咣当”一声倒在地上。唐文祥的老婆和那个狗腿子早就吓瘫在地。我们的同志很快把他们捆起来，在他们嘴里塞上毛巾。

我赶忙冲过去解下了腊梅身上的绳子，只见她遍体是伤，鲜血不住地从鞭痕里透过衣服渗了出来。

“老李，我没有完成任务。”

她只说了一句话，就倒在我手臂上，晕死过去。同志们向她扑上去，叫她，喊她，摇晃着她的身子。可是，她眼睛闭得紧紧的，再不睁开了。

然而，她的生命是顽强的，正象她的性格一样。当同志们含泪肃立在她面前时，她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她的眼睛还是那么黑，那么大。她那明亮清澈的目光，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！她呻吟了一下，轻轻地说：

“回家吧！”

我忍不住掉下泪来。家！革命队伍是她的家！这几个月，她离开了家，经受了多少磨难，她该是多么想家啊！

我们轮流背着她，出了城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进了山，到安全地带了。

这时，晨光洒遍群山，百鸟飞鸣，山花烂漫，清澈的泉水涓涓而下。我从一个同志的背上把她接过来，背在自己身上，顺着山涧的小路向上攀登。

“老李，你把我放下。”忽然，她小声说。

我轻轻地把她放下，不知她要干什么。只见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，朝缓缓流下的泉水跪下去，双手捧起清清的泉水，喝了一口，又在一块卧牛石上坐下来。

“真甜！”她仰起脸来，黎明时清澈的晨光照着她满面的笑容，她说话了：“我小时候，在财主家，天天要跑五里山路给他们背水。水比油还贵啊！等我们胜利了，建设社会主义，我一定去修河，把水引到山上来。你说，行吗？李教导员！”

“行，行啊！”我搀着她说，“等我们胜利了，就在这儿修个水库，让每个人都能喝上水，让每块地都能浇上水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她的眼睛光彩耀人。

那时候，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。我们的同志，每一个人都有随时牺牲自己生命的可能，也都作了这样的准备。她呢，现在更是重伤在身。可是，她想到的却是胜利，是胜利后的山区建设。只有具有共产主义襟怀的人才有这样崇高的信念。

后来，她慢慢地恢复了健康。一九四三年，组织上批准我和她结了婚。

这，好象是很自然的事。我说不清楚什么叫爱情，只感到她对于我非常宝贵。也许是她和我有着同样苦难的经历；也许是她有一种引人的顽强的斗争性格；也许是她对我特别的信赖。总之，是战争的烽火，是革命的浪潮，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，给了我们巨大的幸福。

我不记得举行过什么婚礼，只记得县委给我们找了一间小房子，房东是个中年妇女，我们叫她周大嫂。我们把被子搬进她家的西屋，大嫂拿了花生、枣儿来。老炊事员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壶酒来，倒了两杯，给我们喝。腊梅不会喝酒，还是我替她喝了。女同志们剥了花生米硬塞进腊梅嘴里。同志们挤在屋里笑闹了一阵，我们的婚礼就算举行了。

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我几乎已经忘却了，只记得无数次突然的离别和骤然的相逢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。她调到县委当交通员，我还是带着武工队出没在敌后。有时候，我们好多天见不了一面。

那年秋天，为了准备战略反攻，要扩大主力部队。我脱离了地方，带了一批同志，参加了大部队。我知道，这回摆在我面前的战场，不是我们这个县，而是整个华北，甚至整个中国了。这时，腊梅已经怀孕，她留下来了。我不能不为这长久的别离替她感到担忧。

“你放心走吧，我会过得好好的。”她笑着说。

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她，我们的结婚，只给她增加了负担。我预见到她日后生活的困难，总想尽可能地为她作些安排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我跟她一样，都是彻底的无产者，我能给她留下些什么呢？

当时，我唯一的“财产”就是一条军毯，是从鬼子那里缴获的。我拿着军毯，对坐在炕上的腊梅说：

“这回分手，说不定几年才能见面了。”

她望着我，含笑说道：

“老李，要不是参加了革命，我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咱们哪能在一起？只要咱们心里想着，就算隔着千座山万条水，也没有分开。”

我一边打背包，一边尽量高兴地说：

“对！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可想办法通知我一声啊！”

“嗯！”她点点头，见我没有把军毯打在背包里，硬把毯子塞给我说，“老李，你把这带上。”

“不，留给你，给我们的儿子用。”

“要是个女儿呢？”

“那就给我们的女儿用。”

“不，还是你带着吧！有乡亲们，我这儿什么都不缺。”

我坚决不要，她坚决不留。争执了半天，房东周大嫂听见了，跑过来说：

“瞧这小两口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，把毯子剪开，一人一半。”

我们采纳了她的建议，一人带着半条军毯分手了。

三个月以后，我们部队开到平汉路以东，忽然听到一个消息：鬼子扫荡了小关屯，县委机关被破坏，很多同志牺牲了。

我焦急地探听腊梅的下落，毫无结果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县委托人捎来口信：韩腊梅同志在鬼子扫荡中掩护群众撤退时，英勇牺牲了。

同口信一起捎来的，是一顶军帽。我一看，就认出是她的帽子。我的眼睛模糊了。我仿佛看见了曾经在这顶军帽底下闪烁着的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她死了。一个苦难的灵魂，一个觉醒了灵魂，一个刚毅的女战士。她的生活刚刚放出耀人的光彩，就和我永别了。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呀！

三

我失去了腊梅。

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，当时的环境又非常艰难，我甚至没有她的像片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有一个活着的腊梅。

她那双惊恐的大眼，她那双红肿的大手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常常看见她在林中雪地上引吭高歌，也常常看见她跪在山石上，贪婪地捧起亮晶晶的泉水。我的耳边经常响着她的声音：

“等我们胜利了，建设社会主义，我一定去修河……”

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。腊梅的形象，也在我心中逐渐地模糊了。只有一个高大的女战士的情影，埋藏在我记忆的深处。那几年，我们的部队转战南北，饮黄河水，渡长江浪，打了一仗又一仗。在那紧张的战争生活中，谁还有时间去缅怀过去呢！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蒋介石发动内战，我们的部队在黄河两岸和敌人周旋。四八年，我参加了淮海战役，四九年，我们